



八卦控

谁都无权质疑 私密爱情



博主:新悦谈



李晨与张馨予在七夕公布爱情之后,网络上掀起了一阵冷嘲热讽,议论的焦点是李晨与张馨予是否相配、是否真心相爱。更有甚者,通过李晨和张馨予的微博对其进行不怀好意的谩骂,让两位本该陷入甜蜜之中的爱人有了很大的困扰。李晨随后在微博中发表了《不需要的祝福》,再次重申了他对张馨予是一心一意的,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质疑,并且仍然把微博评论打开让世人议论。

李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,显示出了大度、宽容的一面,但同时,其内心未必就不感到委屈:为何别人相爱可以得到很多祝福,而他却要敞开心胸面对流言蜚语?难道就因为他是明星?

如果李晨关闭微博评论,拒绝网友议论,难道他和张馨予的爱情就经受不住考验?其实李晨完全可以关闭微博评论,不理睬一切质疑,因为李晨和张馨予相爱一直都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,别人没有资格对其说三道四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,但是我们并没有指责他人爱情的自由。爱情享有“独立自主权”,而能够经营它的,也只有相爱的男女。

有人说反对李晨与张馨予相爱,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偶像。但是我想说的是,你们的偶像是有生命、有情感、有血有肉的人,他们的成长虽然离不开大家的关注,但不代表大家要掺和到他们的爱情中去。

李晨与张馨予之间会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,难道他们都要一一向社会报告吗?在爱情上,请允许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隐私。



潮观点



博主:五岳散人

公交车上让不让座 不只是道德问题

这两天有两条有关让座的新闻让人不舒服:一条是杭州一个小伙子没有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,被该女士的老公连扇了5个耳光;另外一条则是江城一位老人在公交车上,叫坐在“老弱病残孕”专座上的小伙子让座,小伙子不但让,还要打该老者。关于这种事我原以为应该是有基本共识的,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。

到底在公交车上应不应该让座?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看座位的性质。我们都知道,公交车上有被称为“老弱病残孕”专座的座位,上面经常坐着看上去很健康的人。有人说,大家都是花钱坐车,为什么要把一部分座位让给体力不好的人坐?我让座是情分,不让是本分。

我认为,这其中的道理与道德或者本分没什么关系,而是一种规则。我们买票坐车,实际上是通过车票跟公交经

营者发生了一次合同关系。他们要做的是按照规定停车、行驶,尽量安全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。而我们买了车票就等于接受了公交公司的规定,其中之一就是车上的这种给“老弱病残孕”乘客预留的位置,平时没人的时候是可以坐的,但当有这样的乘客上车时,这些乘客就有优先使用权。如果我们坐在其他位置上,要不要站起来让座是个道德问题,坐在这种座位上,让座就是个规则问题。

如果我们把这事儿拔高一些说,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对待残疾人与妇女儿童的态度。人行道上有盲道、建筑物必须修建无障碍通道、不许使用童工等,都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。在这个时候社会权利不能追求表面上平等,而要向特殊人群、弱势群体倾斜,这部分的社会成本是必须支付

的。只有拥有这样的价值观,才能在其他更多的方面照顾每个人的权利,而不至于把价值降低到适者生存、弱者活该的程度。

强调每个人在公交车上具有平等乘坐权利的人,恰恰忽视了这一点,把社会在价值取向上作出的照顾排除出去,过分强调单独个体的权利。经过这么多年,大家都有了一些权利意识是好事,但权利与义务是一体两面,你有这种权利的同时,必然要承担一些义务,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让渡一些权利。

当然,这并不能全怪这些认为人们上车后就全盘平等的人士,我们从小就没有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教育,都只是把这事儿归结为道德指数的高低,而很少有人会明白这种社会道德的来源以及它们适用的范围。说白了,我们缺了一堂公民课。



星火花

古城的拆除与重建



博主:马未都

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城都在煞费苦心心地恢复古城,大家开动脑筋,参阅历史资料施工,殊不知困难重重,前途未卜。

一百年前,中国到处都是古城,没有新城,虽然从十九世纪开始,中国走了下坡路,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古老中国的样子处处可寻。别说一百年前,五十年前我小时候,北京的城墙都还在,登上城墙眺望,看到的不仅是风景,更多的是历史。

可这历史一点一点地消逝,社会主

义的砖,东南西北搬。几年之间偌大的城墙就被拆平变成了马路,走路是痛快了几十年,但伤一直痛到了今天,估计至少还要再痛上一百年。

国人喜欢埋怨,不找原因。埋怨一百多年的积贫积弱,埋怨已逝去不可恢复的景观,埋怨无知而冲动的历史,就是不深刻检讨,我们为什么把祖宗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古城那么痛快地拆除,它们究竟挡住了我们什么?!

至少从太平天国起,中国人就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清算,洪秀全不是个

农民,是个秀才;那以后的历次文化运动都以破为主,都是文化精英说激进的话、做激进的事,以致我们的古城被拆除得顺理成章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,在我们快把祖业拆光的时候,发现如此拆除却一无所获。痛定思痛,开始重建,却依然未作思考,为何重建?梁思成先生为阻止北京城墙拆除号啕大哭,最终也未能阻止蠢行的发生,古老的北京换了一副新貌,仍挡不住梁先生那绕梁不绝的哭声。



图天下



博主:木头人



为了让老城更具魔力,在马来西亚槟城市,艺术事物委员会特别请了立陶宛画家恩尼斯在槟城的旧墙上以“真人入画”方式创作壁画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幅作品是“追风男孩”(左图)与“姐弟共骑”(右图)。这两幅壁画刚刚完成不久,现在已经成为槟城旅游观光热点。

